

後
漢
書
集
解

獨行傳第七十一集解惠棟曰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爲立傳也後漢書八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

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

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尙

分流爲否異適矣人之好尙不同或爲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

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或意嚴冬

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其心范式張蹈義

陵險死生等節繆彤李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

善也

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也措置載之

則貫序無統已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

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

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曹大夫食菜於譙因氏焉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元

父隆字伯思爲上林令諫

沮武帝廣苑固仕至侍中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

始二年

集解沈欽韓曰成帝紀二年三年均有日食之異舉惇樸遜讓行義在三年

有日食之災乃詔

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

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

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

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

橫天

集解何焯曰案文當作皇子衍太字

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

業延祚莫急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

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

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益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集解惠棟曰易蠱初六云幹父

之盛有子考无咎有子幹父事則考无咎言考舉其終延祚之義也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

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猶

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

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

臣聞之怛

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

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

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

均九女之施

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

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

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成哀之世爲諫大夫後遷太常

丞曰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

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大中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

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

蓋猶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集解惠棟曰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以太僕與閭還陳崇李翕郝黨謝殷遂普

陳鳳等八人行風俗又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陳崇

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王惲作任惲而八人內

又無元名疑范史據華陽志

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之於是縱使

者舊傳諸書云然非實錄也

者車

縱捨

變易姓名閒竄歸家

聞私

因曰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

蜀連聘不詣

集解洪亮吉日案譙與李業王皓王喜任永馮信皆至死不臣公孫述者新津縣圖又載朱遵事其節較

業皓等尤烈建武初下詔贈官吳漢復表爲

述迺遣使者備禮徵

置祠而史略不紀固知如此類之失傳多矣

之若玄不肯起便賜曰毒藥太守乃自齋聖書至玄廬曰君高節

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

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

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

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曰贖父死太守

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國人作詩曰肅肅清

節士執德實固貞遠惡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獨訓諸子以授命沒世遺令聲

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曰狀詣闕自陳

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已中牢敕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爲費

貽不肯仕述案解劉攽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通鑑胡注費音祕沈欽韓曰華陽國志貽字奉君南安人先謙曰

蜀志費詩南乃漆身爲厲陽狂已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

仕至合浦太守案歷惠棟曰華陽國志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不避惡名修身於蜀紀名亦足後

世爲大族瑛善說易已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案歷惠

棟曰華陽國志瑛至尚書郎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

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已病去官杜門不

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敎曰賢者

不避害譬猶穀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

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

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問責

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賣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

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政臣問之也割胎殺

天則騷騷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

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臣哉乃

還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咸慕其名辟未聞求賢而脅已牢

爲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也

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曰業爲酒士王莽時官酤酒病

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

賢徵之欲召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

尹融持毒酒奉詔命召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曰藥

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召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

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召忘君宜

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

漢書沈欽韓曰此述使語不應曰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

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爲不善

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曰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

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集解

曰華陽國志云業笑曰名可成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

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令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

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皓字王莽

篡位竝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

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

皓先自刎曰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皓自刎子廣逃匿述破

後郡及州命察舉皆不往曰王嘉問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

吾不能復讎敢當世榮科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述其妻是時健為任永君業

劍而死子常璩贊曰公卿絕脰亦蹈節賢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永同郡馮信竝好學博古集解惠棟曰華

字君業樊道人長歷數誠郡人也郡三察孝廉州舉茂公孫述連徵命待曰高位皆託青

才公府十辟公車再徵不詣王幼學云眼科龍目總論云高永妻淫

盲曰避世難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眼科龍目總論云高永妻淫

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

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集解惠棟曰譙周古史考云永

也益都耆舊傳云述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微之竝會病卒

信取紙作書婢因自殺劉茂字子衡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曰筋力致養孝

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

五原屬國候遣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

阻集解沈欽韓曰今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

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

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今并州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茂負福踰牆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盡則逃隱夜求糧食積

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

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

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

節義尤高宜蒙表擢臣厲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書宗正丞一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潁陽

人比千石也考異云案元初六年鮮卑不曾犯潁陽殺長吏唯是入代郡曾

殺長吏今疑潁陽本是代郡乃史之誤也錢大昭曰鮮卑以下百

二十二字與鮮卑傳重出唯彼云延平元年此誤爲初元太守張

耳當去此存彼錢大昕曰本紀此事亦載於延平元年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

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

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

顯遂墮馬福已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實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

漢法死事之子皆拜郎中

永初二年

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

平原毫與豪通古秋毫毫毛皆作豪見漢書及州輔碑

雄敗執雄曰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屬伯通曰宋大夫華所

夫策解錢大昕曰按左氏傳有華御事未見名所事者洪亮吉曰所忠武帝之近臣乃謂輔所忠子也無論年代相去絕遠又茂傳

未顯云詔書追傷之除父奉爲郎中則輔奉子安得云所忠子也
今諸本注無此五字徐位山管城碩記引漢注有之未識所據何

本惠棟曰穀梁春秋云陽九年侯卒僖云侯者所侯也徐遷引尹
更始云所者侯之氏則所忠所輔皆侯之後也周壽昌曰漢百官

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可罷後漢百官志始有諫議大夫補注引胡廣云武帝元狩五年以諫大夫爲光祿大夫光武中興以

於大夫上加一議字不知何所據也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

等縱雄而刺輔貳心洞背卽死其無志於大綱東郡太

守捕得豪等具弓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

集解惠棟曰干寶云字公次又世系云序六世祖何始居太原祁縣仕州

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戊

弓里姓也

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

英俊大人問弓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

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

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檢西羌傳九年方

置護羌校尉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案前此涼州爲隗囂竇融無庸置此官傳在六年誤矣通鑑止作校尉

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日子若與我并

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

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弓節搃殺數人

集解通鑑胡注搃職瓜反擊也

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

士死節可賜弓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

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

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緜五百匹除

三子為郎中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序二子壽益益字伯起兗州刺史生恕

長子壽服竟為鄒平

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

之乃反舊營焉

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今縣西北修善村先謙曰官本營作坐字通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

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毘

陵策解錢大昕曰毘陵順帝時析屬吳郡脩與鍾離意同時其時未置吳郡張武吳郡由拳人高彪吳郡無錫人則皆在分郡以後

矣陸績稱會稽吳人其孫康稱吳郡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假吳人續仕明帝之世康在靈帝時也

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

死卿不願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黈行太守事

應劭漢官儀曰

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宰姓孔子弟子宰予之後黈古朝

字比欽韓曰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然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則邊微未嘗省也

已微過收

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

掾史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問其

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

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
禍衛傳

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
以上方斬馬劍斬張禹上

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
京雜記云攀折玉檻

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

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

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

太守服也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海賊丁義欲向郡
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祕君聞脩義勇請守吳令身

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
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事在張子林前而傳不載

索盧放字君陽

索盧姓也集解沈欽韓曰呂覽尊師篇禽滑釐
弟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其姓戰國時已有

東

郡人也。呂尚書敎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呂苦毒。王氏歸心。皇

漢者。實呂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救孟

戎西願呂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

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呂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

呂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

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集解。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傳云。燕爲決曹掾。平囚罪不

當死。太守劉度欲殺之。燕犯顏諫。至於九復。度怒。竟殺之。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

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

被問悉當已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

集解劉攽曰案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籠室集解沈欽韓曰案漢除肉

刑已久惟死罪自募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

耳雜傳記所說非理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

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集解惠棟

曰世系云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秦滅周并其地遂為汝南著姓

漢興續周之嗣後封烈之後仁為汝墳侯賜號正公以汝南下涇

徙於安城十子長曰球球生應應生道道生約約生燕也洪亮吉

曰案武帝元鼎四年行幸榮陽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

州觀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擊子嘉其封嘉為周子

南君以奉周祀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成

帝綏和中始進爵為公安得有漢興即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興

二字即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尚遠又女陰縣

王莽時始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蓋因燕正公之言附

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為

故云然耳承說非也又案唐宰相世系表及杜牧為周墀墓志皆

云漢興周仁續封為汝墳侯更曰賜號正公蓋因承之悞而更為

之說皆不足信牧言周平王之子烈封女墳侯恐東周時亦無此

名豈可已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集解惠棟曰汝南先

號其葬以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燕

庭其葬以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燕

並以儒素退讓爲業陶潛案周氏譜云重合令子與居宋里樂陽令子封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潁陽令子良居遂與里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

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曰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尙書侍郎光武引見問曰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尙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集解惠棟曰干寶云暢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卽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其手暢卽歸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集解惠棟曰干寶云洛陽城傍

案陳寵傳亦有收葬死亡骸骨事彼作洛陽城南沈欽韓曰百生墓在緱氏縣東十里墓有千數皆相類對列成行在洛城之東北近洛水即暢之遺址也 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

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竝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其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

目白母請設饌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

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醒酒至其日巨卿

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巨卿與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

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日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升堂拜母式仕爲郡功

曹後元伯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徽晨夜省視之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

云殷煒字子微上蔡人生而有謹愿之性其在襁負母育之不勞少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先食元伯臨

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微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當已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相爲服總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窆下棺也集解惠棟曰儀禮士喪禮云屬引鄭氏云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轎曰縛古者人引柩春秋傳云坐引而哭之三鄭氏注周禮云在車曰縛行道日引故下云執紼而引柩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集解惠棟曰杜預左傳注云第所以引柩孔穎達云第字禮或作式遂留止冢次集解沈欽紼或作紼繩之別名也大夫士葬用二紼

韓曰張劭墓在汝寧府汝陽縣北雞黍臺西二里許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

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

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曰託死吾歿後但曰屍埋

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曰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

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曰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

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

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

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集解惠棟曰廬江太守范君碑云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

洪适云傳云荊州而碑云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友人南陽孔嵩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孔嵩宛人三

公城西有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式名也

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

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集帝學

集解先謙曰官本集作息惠棟云華嶠書作遊集案學記云息焉遊焉當作息也

吾蒙國恩致位

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晨門肆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也

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孔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曰爲先

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

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其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

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集解惠棟

曰嵇康高士傳贊云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消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

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其計議欲

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

集解先謙

曰官本集解沈欽韓曰今隱山陽瑕丘界中充州府清陽縣親自哺養乳爲生潼

去作亡漢乳汁也推燥居溼備嘗艱勤集解惠棟曰孝經援神契云母之音竹用反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

也分甘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

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

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

善及續竝爲太子舍人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云光武詔云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

出則建武時善書爲平陽丞也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滄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已修祭祀垂泣日君夫人善在此

盡哀數日乃去到官自慮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

卒續至河間相

王純字少林純音廣漢新都人也純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屢

下有金十斤願曰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卽甞

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

度亭長

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大度亭今金堂縣也屬成都府

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卽言之於縣縣曰歸忱忱後乘

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宅舍

主人見之喜曰

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

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

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

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曰

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

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

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息字

自與俱迎彥

喪餘金具存忱由是顯名

〔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民謠之曰信哉少林世爲遇與被走馬與鬼語

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

〔集解〕

亭長曰

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

卽入亭止宿夜中間有女子稱冤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

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

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大小二十

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

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惡故殺之忱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

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

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集解〕洪亮吉日案武爲太守第五倫所舉孝廉倫

為會稽太守在建武永平中則武尚屬東漢初年人吳郡之立
順帝四年范史於武傳即書吳郡蓋沿郡邑志之誤
周壽昌曰謂此史臣追書當肅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
書東方朔厥次人當朔時並不名厥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
先謙曰今嘉興父業集解惠棟曰謝承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
府嘉興縣南

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
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而還太守
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春集解惠棟曰

云閔暢子也篤行好學聰明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光武見而好之集解惠棟曰吳地記云閔姿容如玉威儀秀

選尚南平公主歸疾不應謝承書云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

幼孤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閔三子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

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餼粥集解洪亮吉日通鑑作吳郡太守

明帝時安得有吳郡且續傳明言

會稽吳人則興爲會稽太守可知鑑誤王鳴盛曰唐陸廣徵吳地
記都亭橋壽夢於此置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
志橋梁門閭門有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壽夢嘗於此作都亭
以招賢士遺址尙存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尙存土人仍以故
名呼之在閭門內吳縣之北卽陸續賦民粥地也張綱李充王喬
龐淸母等傳皆有都亭不獨吳魏晉宋梁書各傳亦書都亭侯知
是都邑亭名通稱續悉簡閱其民訊已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
卽太守治所亭也

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
續辟爲別駕從事已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

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集解惠棟曰案會稽典錄宏句章人勳
餘姚人駟姓春秋時鄭大夫公子駟之

後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

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集解惠棟曰正誤云五
毒或云鞭箠灼微纒

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集解先謙曰官本特作持無緣與續相聞

母但作饋食付門卒已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曰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餽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問何曰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集解劉攽曰案文上當當作常斷蔥曰寸爲度是曰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集解先謙曰事字下疑奪續曰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達樂安太守集解惠棟

文曰世系云續三子稠達襄稠荆州刺史達尙書右僕射樂安侯先謙曰官本中子上多一續字

少子襄力行好學

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

里五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曰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

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

案解沈欽韓曰素問生氣通天論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封養視

殯斂已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已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已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

案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十三年

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出入更

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已久安妻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

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

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開母兄

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集解沈欽韓曰白虎通曾子因妻蒸

藜不熟而去之令其可嫁也君子於夫婦之間雖有大譴必託微譴李充苟欲自矜對眾計斥亦異乎君子之用心坐中驚

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

之集解惠棟曰陳留者舊傳云有夜盜斫柏樹

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

集解惠棟曰平魯恭

弟本傳

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曰捐溝中因譴署縣都亭長

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

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曰勸後進

集解惠棟曰袁紀延平元年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

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贊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宏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

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於斯為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
凌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

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

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充高節每卑敬之

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

開欲辟天下奇偉臣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

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臣肉啖之集解惠棟曰陳留書舊傳充在鄧將

軍坐鄧設炙肉充挾箸以啖炙冷復令溫之及溫而後食袁紀騭舉爵充曰君宜及溫食之充抵肉於地曰說

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侍中

張孟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折

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臣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

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集解先謙曰官本之計作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

左中郎將年八十八臣為國三老集解惠棟曰三老取首妻完具充既斥其妻以為三老未詳

安帝常特進見賜弓几杖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袁紀年八十四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

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蘭陵繆生索隱云繆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

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

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已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

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蠱蛆

集解先謙

曰官本蠱作蟲是

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已自免太守隴西梁湛

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已爲窟室晝則隱鼠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其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

見是其邑里異一太尉被難年五十四此書言五十七其年齒異
二太尉卒桓帝建初元年此奉命獻帝興平二年世之相後且四
十有八載矣其仕時異三太尉以司徒李郃子位終太尉錄尚書
事此特左中郎將耳其爵秩崇卑異四然則李固實兩人范史強
合爲一耳殆因冉之遺令姓字並同不察其固別有一李子堅者
逐舉太尉以實之大書於前如何焯云云邪但義門虛揣之詞了
無證案故特援據
古籍以勘其誤
冉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

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曰待
之冉見奐車徒駘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卽
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曰
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曰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
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曰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
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贈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曰冉
爲萊蕪長
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集解惠棟
曰貞節先生碑云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
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曰狷急不能從俗常佩章於朝
史記曰西門豹

性急佩章以自緩議者欲已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

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自

嘗使兒拮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冉後知即令

并送大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案取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惠棟曰貞節先生碑云君困

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口產業以為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

情以受薄償且无咎累乃鬻卜於或寓息客廬集解沈欽韓曰漢

梁宋之城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或寓息客廬制鄉本有客舍丹

寓宿野廬不於亭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集

室亦言其刻苦惠棟曰袁山松書云丹弟子愷見丹在藩不完載所止單陋有時

柴將室藩之時丹適行還怒教子拔柴載還之所止單陋有時

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

魚范萊蕪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九十一謝承書曰陳留尹苞

人門外苞年長先著單衣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集

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

惠棟曰貞節先生碑云禁既蠲除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

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

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書制制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

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書制制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

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書制制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

太尉府曰疾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集解惠棟曰碑臨

命遺令敕其子集解沈欽韓曰晉書隱逸傳丹之子嘗其孫榮曰齊王芳被廢陽狂不言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

於世氣絕便斂斂曰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于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墳中也

飯塞水飲食之物集解沈欽韓曰集韻乾或從水乾通作干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

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靳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

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

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集解惠棟曰碑云陳留太

守清于君也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會葬

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集解惠棟曰漢有諱者景君墓表在安帝時此

墓表之始也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浮臧罪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成公複姓漢尚書僕射東郡成公散

遣部從事辟安案倉

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

集解惠棟曰案郡志會稽無錢唐縣

幽囚考掠五毒參

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

銀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

何承天纂文曰雷今之銀也張揖字詒云雷刃也銀音華按說文

字林三蒼並無銀字集解先謙曰官本銀作銀注從吳毛詩云不

吳不敖九字在銀字下二吳字並作吳無腋下銀字周壽昌云案

銀說文本作朱兩刃雷也集韻或作鐔毛詩疏吳舊如字說文作

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

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此作銀者或隸體也洪頤煊云

銀本從吳作銀吳越春秋兩銀殖宮牆者農夫就成就語獄卒可

田夫耕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六銀此古文奇字鐔

熟燒斧勿令冷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就語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熟燒先謙曰熟如禮內則盛熟謙之熟謂若物之

成熱每上彭考

彭即勞也

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

然掇拾也

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曰馬通薰之草

丁活反

經云馬通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馬矢也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曰大鍼刺指爪中使曰把土爪悉墮落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十指皆墮終無燒辭主者曰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

狼籍受命者實君何故曰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

臣當曰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辟安庸騃忸行無義忸快也猶言慣習騃音吾楷反就

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象生全當手刃相

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

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勝上就

為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集解先謙曰自本陸作陵是東武城在東昌府武城縣西

十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

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遷

西太守

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苞靈帝時爲武威守

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已到官明年

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

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集解沈欽韓曰

案續志遼西郡治陽樂縣統志陽樂故城在永平府撫寧縣西關外趙苞迎母到郡道經柳城則陽樂故縣應在柳城之東今府東北口外舊起徒河於醜州西南百里有陽樂城是也

豈魏晉時移此城於肥如東界邪

柳城今屬遼西

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已舉郡苞率步騎二萬

與賊對陣賊出母曰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曰微祿奉

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唯當萬死無已塞罪母遙謂曰威震人各有命何得相顧已虧

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已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

悉摧破

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苞頃目援梓厲眾碎斬其帥伏尸十里

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殞斂

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郃侯

郃今貝州縣也音式檢反苞葬訖謂鄉

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曰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

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集解惠棟曰續說苑云遂自殺

向相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

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向也集解惠棟曰相一作詡見羣輔

錄甫與御覽作輔興向長字書皆作向先謙曰官本後下有也字向也作向字

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偷恒

讀老子

集解惠棟曰御覽云常讀老子莊子凡御覽云者皆引范史

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

髮著絳綃頭

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

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集解惠棟曰方言云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幪頭廣韻云斂髮謂之幪頭

亦作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集解日魏明帝頸表狀云詡博覽羣籍兼好黃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

不好語言而喜長嘯實

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

驢入市乞句於人或悉要諸乞兒

集解先謙曰官本要作邀並通俱歸止宿爲設

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

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相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

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相更乘鮮車御良馬世始

疑其始僞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微拜侍中每朝廷大事

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相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

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集解惠棟曰袁

允奏云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

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卻邪者也允

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祕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

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簾畫九宮其上隨日

時而出入焉棟案孝經六隱未詳所出風俗通亦云到伯夷坐誦

六甲孝經易本六甲其亦六隱歟疑緯書有是說也御覽七百八

卷引東觀漢記與袁紀同中常侍張讓讒相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

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集解王補日向相誣謗非情

季尚聲積僞成怪斯則然矣至乃藻飾門人名為顏冉猥頌孝經

冀消賊議非聖無法罪在不赦狂姦所煽毒流後視諸獨行范

氏為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

諸曹掾史有功曹史

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集解惠棟曰干時夏大
旱太守自出新祿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况曰
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
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
責己爲民祈福精神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日中不雨
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曰自環茭乾草也集解惠棟曰春秋考異郵云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今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搆火其
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對雨一郡沾潤世曰
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
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頓滯道路
翊見而謂曰君愼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

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胡閉門辭行不

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胡曰拂

名公之子

拂爲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拂爲潁川本傳不載又謝承書作主簿

乃爲起焉拂曰其擇

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曰自營植

拂召胡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

爲之奈何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江淹別賦胡曰名山大澤不曰封注引謝承書程夫人富貴參雲

胡曰名山大澤不曰封

蓋爲民也

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

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曰此獲禍

責子申甫則自曰不孤也

申甫拂之子集解沈欽韓曰申甫种劭字

拂從胡言遂不與

之乃舉胡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胡救給乏絕資其

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後獨則助營妻娶

爲婦

無夫曰獨集解周壽昌曰案注無夫當作無妻妻娶管子取歸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

獨即此意也

獻帝遷都西京胡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

驛稀有達者胡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
陳留太守胡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
大夫病亡道次胡曰馬易梢脫衣敝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
委去因殺所駕牛曰救其乏眾人止之胡曰視歿不救非志士也
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方考集解周壽昌曰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考殆後改也

太原人也少師

事陳寔曰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
惟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
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
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
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

府並辟皆不就遺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接曰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

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

之遺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集解惠棟曰

注宇叔濟叔當作升又訪酬政事昌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周壽

注公孫域域當作域訪酬政事昌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周壽

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應對也徐勣讀

據此似酬字義為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云充為酬

之益徵酬之欲曰為長吏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漢集解沈欽韓曰

訓為占對也漢集解沈欽韓曰

宦為吏御覽六百九十七晉令曰占僧賣者皆當著巾帖領題所

僧賣者及姓名二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此其穢賤可知也唐六典

得預於士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

年七十八

費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絮果行育

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獨行傳第七十一終

後漢書八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一校補

獨行列傳孔子曰至狷者有所不為也注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

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案序用孟子文注不指出非也

譙君黃傳皇太子多橫天官本天下多折字

於是縱使者車注縱捨也官本注在傳文縱字下仍出縱字誤也捨官本注作舍古今字

仕至合浦太守柳從辰曰一統志費貽墓在今華陽縣東南十九里

李業傳譬猶穀弓射市穀原譌穀依錢校正官本不誤

猜疑寇心集解沈欽韓曰此述使語不應目述為寇案寇害也謂業猜疑不決

自害其心也不當如韓說

丈夫斷之於心久矣官本文上多以字

遂飲毒而死柳從辰曰一統志業墓在今梓潼縣西五里

是時健為任丞君業官本君作及非

劉茂傳再遷五原屬國候官本侯

其暮俱奔孟縣注今并州孟縣也今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

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官本起作赴是

溫序傳騎都尉弓里成至成見序奇之官本上成同下成作戌案

戌句成雖多是成然弓里成其字不著無由證其不爲成自不應改

彭脩傳會稽毘陵人也毘原謂毘已注毘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常

州府武進縣治

周嘉傳當下獄室集解沈欽韓曰案漢除肉刑久矣惟死罪自募

耳案漢世刑法自魏晉以來莫能究言漢文除肉刑三僅黥劓二別宮刑本不與呂有奄寺也武帝雖簡用酷吏繁增科條亦未復肉刑而史遷竟下獄室其非已除可知後漢宦權滋張多自腐身蕭子以求進如遷之不幸者未復有聞觀孔融之論肉刑並及巷伯史遷是中興已除之殆亦如斬右止者從重比矣若周燕在宣帝時未必無此刑也前書刑法志末言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注云欲死耶欲
觸耶沈意腐刑不由奏當也然此班史折衷之說恐非事實

敵為流矢所中

官本無所字

羣賊於是兩相視曰

官本兩字重文

范式傳一名汜

沈銘葬曰據范碑云長山相暨子汜孫允嗣罔繼無一名汜之說或因碑中有汜字而誤歟今案史

非據碑碑又未盡可據不得疑史誤

乃變名姓

官本名姓作姓名

晨門肆志於抱關注解見張皓傳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沈銘葬曰范碑在濟甯州原石久佚乾隆中崔儒際得碑額李

鐵橋繼得正碑今皆立學宮戟門下碑字多剝蝕黃小松郡丞有舊捐本校今捐多百餘字小松為雙鉤竝考辯刻成一冊又

碑云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則似在廬江以病免官歸卒於金鄉者而史以為卒於官其說之不同如此

卒於官

柳從辰曰山東通志式墓在今嘉祥縣南二十五里大鼎山

李善傳告奴婢於長吏

吏原作史依錢校改官本不誤

王忱傳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即鬻金一斤

官本絕上多命字鬻下少金字

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官本金下多之字

不知所住官本住在

除郡令到官至釐亭沈銘舞曰詩申伯信邁王饒於郿說文郿右扶風縣名詩卽有郿家室說文郿炎帝後姜

姓所封帝譽元妃郿氏女也生棄爲后稷復封於郿前書郊祀志后稷封釐注讀如郿今案續志郿有郿亭注引徐廣曰今釐

鄉又云案王忱傳郿之釐亭爲冤鬼報戮故亭長者也是知本傳郿作釐舊本如此前漢扶風原有釐縣見班志後漢并省入

郿爲釐鄉也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案武時無吳郡書吳郡本不合惟范史必因舊文此或吳郡志乘所記因而未改

至亡處祭醢而還官本而上有泣字是

陸續傳皆分別姓氏官本氏作名

已爲門卒通傳意氣官本門卒作獄門吏卒多二字

戴封傳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官本更上不重家字

生作行

光祿主事

案戴就傳亦云太守劉龍舉就孝廉光祿主事彼注引風俗通光祿奉脩上就為主事皆以孝廉為此官且須

由光祿卿上請殆亦猶羽林監謁者之必用孝廉也

取諸表音然以百官志不載遂莫能詳

詳何處遭伯父喪去官沈銘葬曰朱竹垞云東漢風俗之厚期

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

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

太常丞譙牟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

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

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

莫之行也楊未孩曰古人於期功之喪棄官持服者尙有數人

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以期喪去官范

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去官園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

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通典云安帝初長吏

李充傳貴戚傾時貴原謫責已

年八十八官本作年八十無下八字案據袁紀載充

賜目几杖卒於家柳從辰曰今袁紀賜以几杖下有訪以

繆彤傳皆同財業

官本業作產

乃潛穿井旁

官本旁作傍通

陳重傳豫章宜春人也注宜春今袁州縣

今袁州府宜春縣治

拜侍御史卒

柳從辰曰一統志重墓在今分宜縣北八十里

雷義傳豫章鄱陽人也注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

治縣

義嘗濟人死罪

案文義當作又疑又講父父復講義也

後葺理屋宇乃得之

官本之作金

義遂爲守灌謁者注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

明原謁用桓原謁曰已正

官本不誤今案灌曰灌桓皆無義可詮且應奉謂吉凶異制疑本作灌神墓祭非吉祭朝夕上食不灌也

范冉傳范冉字史雲集解惠棟曰眾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十七引謝承書亦作冉與傳合案本書符融傳亦作冉又融薦冉於太守馮岱當已在冉游學還家之後

謝承書謂薦爲功曹傳
不復及蓋冉未應辟也

與漢中李固河南王奐親善集解補曰後漢有兩李固 至故特據古

籍以勘其誤 今案何沈兩說本皆存疑之辭王氏譏何而所據

誤起居注乖謬尤多前已屢論之矣且起居注水經注李固一作李

固其名尚不定其字與地望何由知是亦虛揣也水經注載李

虛揣也又水經注載固弟名固園之固此殆不能無誤獻帝時

之李固有弟與否本亦不可知若太尉固則有弟名歷字季子

見方術傳乃邵弟之子而固之從弟也博學善交與鄭元陳紀

相結是本畱居漢中者固隨父生長京師游學齊魯未嘗得還

故土故反以未見益州爲憾如益州非其故土又何獨以不見

爲憾乎此亦易知也太尉固卒時年已三十七固年大冉十

餘歲耳非必不可爲友沈說有足取者抑博雅如何豈不見水

經注起居注正以二書不足證明已說不敢輕引王氏譏之誤
矣柳從辰日五十七幾六十矣乃鬢髮應白之時固何爲以爲
慨且言鬢髮而不及鬢必尙未有鬢則五十當是三十之謂王
氏以此一字偶誤而遂謂非指太尉固不知苟非太尉固水經
注將不暇引卽引亦必詳載其本末矣此無可疑也况冉卒靈
帝中平二年明云李子堅王子炳今皆不在而左中郎將李固
獻帝興平二年猶在王氏乃反欲舉以
充冉之友何氏固不若是之疏謬矣

呂冉爲萊蕪長注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官本注山

郡二字誤倒萊蕪今濟南府淄川縣東南

拊拾自資注嘗使兒拊夢官本注拊下有拾字集解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

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出受字今案注引袁山松書蓋本有刪節冉後知卽令并送

六斛此下當有尹臺收回一斛仍送還五斛之事故冉言夢已難矣遂誓不敢受耳改取去受於說未確

或寓息客廬集解沈欽韓曰漢制鄉本有客舍丹寓宿野廬亦言

其刻苦案此錄沈說漢制上脫周禮遺人注廬若今野侯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圍師注房廡也言但有

廊屋無障蔽凡三十八字

遺令敕其子集解沈欽韓曰至寢於車三十六年而卒柳從辰曰晉書並稱

祭子喬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則冉後可謂世濟其美矣

戴就傳收就於錢塘縣獄集解惠棟曰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塘縣

說詳朱備傳校補

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注張揖字詁官本注集解周壽昌曰至

或隸體也

今案說文矢本从大吳訓大言古文即从口大某一作鈔或又作鐸作銀者皆推本於鈔耳纂文謬說段玉裁已辯之矣至官本作銀直是譌字無義可說也銀斧本各爲一器而傳文上言燒銀斧下乃止言燒斧則是止一斧也當係斧之有

雨乃者

每上彭考注彭即笏也

官本注笏誤莠

呂馬通蕭之注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

官本注云作曰柳從辰曰馬齒曰通諱其名也凡齒

必達朋腸乃出故曰通

趙苞傳苞率步騎二萬

官本無步字

封鄒侯注鄒今貝州縣也

今地詳馬武傳

向栩傳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膝原譌漆依錢校正官本不誤

諒輔傳萬物焦苦

官本苦作枯案苦病也亦通枯莊子人間世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釋文云苦崔本作枯

若日中不雨

日原作至兩原譌語已正官本作若至日中不雨多一字

劉翊傳殘獨則助營妻娶

案以女適人曰妻妻讀去聲詩有女同車序齊侯請妻之論語以其兄之子妻

之義皆同娶本作取謂取人女為婦也後人多提之注無夫曰獨然乃子之誤非妻之誤

婦人夫死無子當嫁男

王烈傳訪酬政事集解先謙曰官本酬作州

謹案度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見魏志度

傳作州固非不可但烈旅人非習知本州事者疑本是誣字音近而謫也夫烈以商賈自穢度即有所問未必肯酬對且傳就

度言不就烈言周以作酬於義為長恐非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尙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占也者先王所已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

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

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尙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

靡得而聞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尙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

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集解惠棟曰注背中赤文朱字案中候握河紀云背甲赤文成

字又注至於下吳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

下樓鄭元云稷讀曰廂下之廂日西之時

術也集解惠棟曰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師曠之書

書劉向傳云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也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鈴決之符兵法有

七志有師曠六篇

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

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

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皆所已探抽冥曠參驗人區

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皆所已探抽冥曠參驗人區

符稽留若符事聞問符所告者皆誅

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曠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

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耶顓

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

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闢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達占覆

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

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入段

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筮音大靈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

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

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

二十卷集解惠棟曰鄭志目錄有七政論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

云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

神注太一為元氣楊由習七政元氣是也經籍志有周易飛侯六

日七分八卷注氣剛陽開當作閏音開沈欽韓
日注孤虛云云虞翻易解謂甲子之旬辰已虛及望雲省氣推處

祥妖時亦有昌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有雲氣經

七卷望氣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
書一卷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或曲辭曰章其義
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

善於著龜也
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

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

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
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費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後漢懷挾字都作

懷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
協

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

梁為大司空又以識文拜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曰乖
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

忤淪敗

各見本傳集解惠棟曰與傳以不善

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內學謂圖識之書也其事祕密

是曰通儒

碩生念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曰為宜見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

集解錢大昕曰賈逵傳會圖識見本傳此序亦云逵以附同稱顯

注乃以逵與桓譚張衡並稱誤矣惠棟曰不附內學者桓譚尹敏

鄭興張衡數人賈逵附會圖識與左氏合故范於賈逵諸贊言逵

能附會文致最貴顯上云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范既誤入鄭

與與傳注注又誤以逵是正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

附內學與范注皆當是正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

蓋為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

之所偏未能無蔽

集解先謙曰雖云大道其核或同

核音五

若乃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

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

極數知變而不

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故曰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之文也

易繫辭

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

誕亦失也

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

集解

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中世張衡為陰陽之

宗耶顓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裴楷蔡邕楊厚等也

其徒亦有雅才

偉德未必體極裁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曰弘補時事因合表

之云

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

集解惠棟曰文孫官至侍御史案華陽國志文公為

文孫

弟也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

越嶲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

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

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

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盜賊暗敵而殺皆在從倚漏刻之間

而天風已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

後爲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

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

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

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湔水涌起

十餘丈

鄺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集解沈欽韓曰玉壘山在今茂州保縣治綿鹿道在今

保縣南湔水出此入江後世曰沱江枝流別指爲湔水故玉壘山更移於灌縣也先謙曰綿道當作綿鹿道

突壞廬舍

所害數千人文公遂曰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卽位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

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

趨走日數十

集解劉攽曰舊本有一倒字不合刊去

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

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

悉得完免

集解惠棟曰益

都者舊傳云文公有王莽之變悉賣奇物惟存銅甌蓂筮

遂奔子公山

集解沈欽韓曰襄宇記思公山在璧州符陽縣

北二百里一統志山在保寧府通江縣北思公卽子公也

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折

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已爲妃無幾

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士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言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士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適當之自是常會聚

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鄭巨漢改爲新鄭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

集解洪亮吉日案憲卒在光武時此時尚未名少師事東海王仲宋章帝建初四年始改名憲傳仍書新都爲是

子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憲學貫祀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案仲子名良東海蘭陵人也自有傳沈欽韓曰王仲子名璜見前

書溝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莽召仲子欲爲兒

通志講仲子聞之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

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

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言憲

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曰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

東海之濱葬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

迺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

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

漢碑蒼曰漢賢也音異

執法奏爲不敬

執法糾劾詔之官也

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曰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八年車駕西征陳蕃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曰動憲乃當車

拔佩刀曰斷車鞅

鞅在馬胸音角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

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

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恨不用光祿之言

時匈奴數犯

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曰爲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

乃伏地稱眩瞋不復言

瞋亂也

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

聞關東旣旣郭子橫竟不虛也

旣旣剛直之貌音古橫反集解周壽昌曰橫本有光音與旣爲韻前

書橫橋本音橫被皆音光屢見注音旣爲橫已就橫韻可不必也

憲遂曰病解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

京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潁州汝陽縣東集解大昕曰漢書作鴻隙隙與郤同沈欽韓曰陂在汝寧府城東十里受淮

北諸水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

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

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

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

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傳此下有誰云者兩黃鶴六字

昔大禹決江疎河曰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

言將有徵於此誠願曰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

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署爲

永平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

所集解惠棟曰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

械輒自解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戶自開械自解

獄吏恐懼白晨晨驚曰果溢矣太

守聞忠信可已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

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七十二引謝承書云出時日暮波上有火光引前清德之

感也後曰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

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十一引謝承書作周獲

爲人尼首方

面

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歆

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鎖詣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

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

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

集解劉攽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周壽昌曰主簿但以此言

非徑遣吏迎也故曰獲聞之

曰何曰聞也曰字不可去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

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

通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已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

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引謝承書作四

十里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載其間禮記曰載視

馬尾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集解沈欽韓也

府貴池縣西七十里地名鐵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上

方詠視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眞杏反集解惠棟曰應劭辨之云國

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口口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則四年

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

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集解沈欽

通正失篇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

思而立祠功施於民曰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

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史通雜說篇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

通而收流俗怪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編簡一定膠漆

不移故今俗之學者說應履登朝則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

云漢書舊記撫彼虛詞成茲實錄

墓在今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

葉縣東

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

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維

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為督郵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夷吾為郡功曹史太守第

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開啟夷吾鞭功曹佐史門關

卒率車馬出之收其人時烏程長有戚費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
從倫爲解之良久乃已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
已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

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曰

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

倫行罰遂

舉孝廉爲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

成其業也

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爲

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

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

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

界飛逝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

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

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

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

餘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

常已屬羣臣策解惠棟曰注東廂顏籀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
箱言如箱篋之形沈欽韓曰御覽六百三十九會稽典錄云夷吾
省錄囚徒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曰爲吏姦民何得言
和觀刺史決當云何夷吾決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
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兄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

百餘事與上意合謝承書云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

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云臨發陞見賜車馬劔革

帶勅曰鉅鹿劇郡舊為難治呂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

史無毀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

前勞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集解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

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也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

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

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

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

周萬物加已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祕

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已經王務昔為陪隸與

董督也得

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最臣懦弱最勵也得

已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

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

操

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集解周壽昌曰邦國恐是郡國之訛漢人避邦字俱曰國字代之此不合曰邦

國並

用也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集解沈欽韓曰通典職官十四或謂州府爲外臺卽此魏志賈逵曰州本

曰御史出監諸郡故云臺

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

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

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關弘道與同史蘇京房

之倫

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

殉名曰求譽不馳驚曰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

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

尚書曰格人元龜罔

敢知吉元大也費亦棟也

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

品咸訓於嘉時

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

必致休徵克昌之慶

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曰頑驚器非其疇

疇類也

尸祿負乘夕惕若

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

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上曰光七曜之明下曰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曰行

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集

惠棟曰前書景帝紀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吏六百石曰上皆長吏也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二

千石車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

服下吏出入閭里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

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期果卒救其子曰漢末當亂

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

海郭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鳳字君張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

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由與何英孫汶同志英字叔俊郫人少習

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由有兵雲圖時實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

由寫圖曰進華陽國志云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如此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

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曰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

爲害後千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也集解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殺長姚超沈欽韓曰

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

明統志

廣柔在茂州汶川縣西七十二里

吹削哺

哺當作柿音乎廣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

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

若是屏障何由可轉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文學冷豐持雞

酒曰率出時有客不言客去豐起欲取雞酒由止之曰向風吹削

柿當有持雞酒來者度是二人豐曰實在外須客去乃取耳其占

與傳異未詳孰是說文云柿削木太守曰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

札樸也從木出聲陳楚謂橫爲柿

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敕御者曰

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闕相殺者人請問何

目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闕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

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集解惠棟曰由卒東平劉梁爲撰碑銘見文選注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

少篤學明於

風角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

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當見一黃

馬左曰盲是吾子可令駛行相及也須利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

與果逢盲黃馬赤馬果先鳴盲馬應之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

守不德今將卽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

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曰爲無徵至哺乃有驛使齎詔

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

郡航曰舟濟水也集解錢大昕曰說文航方舟也从方亢聲或作

航誤俗書从方之字多誤从沈欽韓曰寰宇記宣州宣城縣北

浦里橋引宣馬跪足是已不得速屈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

城記航作橋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暴室卒有

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

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暴者集解惠棟曰竈老婦之祭井神

名吹簫女子故主婦事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集解惠棟曰史炤音父頡集解惠棟

蜀王幼學局闕反

父頡集解惠棟

謂東郡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
之從子也始居漢中南鄭生邵
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

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
集解惠棟曰邵別傳云公居貧而不

好治產有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師學問常曰賃書自給又
別傳云公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後有奇表項枕如鼎彭手

握三公之字鼎
彭一作鼎足
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

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

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

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已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

野故知之耳
前書觜觿參益州之分野也集解惠棟曰邵別傳云二人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日暮露坐爲出酒

與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
集解惠棟曰案邵別傳邵猶云其一人乃常豐也

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
集解沈欽韓曰陳寵

傳曰爲憲
征匈奴
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

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

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

留遲曰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

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豐

於是奇郃能絕榮舉孝廉也五遷尚書令集解惠棟曰郃別傳云郃已郎謁者

從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也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

有忠臣節集解沈欽韓曰郃別傳云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詞

列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曰為非所曰敬儒術明國體也上喜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史前在位四年

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

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

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

圖大計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

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

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

將軍見前書也 集解洪亮吉日案奉世未嘗為前將軍其為右將軍及左將軍皆在元帝時注者蓋因奉世傳有前將軍韓增舉奉

世故誤曰奉世當之耳 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 集解惠棟曰一句兩誤殊屬疎忽 周名黨在逸

民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傳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

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歷弱冠拜新城令也 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駉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 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今懷安軍天慶觀即駉故宅案宋懷安軍今成

都府金 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

告守津吏曰 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乃大渡津口也 某日富有諸生二人荷擔問駉

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從冀州來學 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駉為合膏藥並曰簡書封於筒

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 集解沈欽韓曰舊統志桔柏渡在保寧府

昭化縣東北三里卽嘉陵白水二水合流處一統志昭化縣漢葭萌縣

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曰此膏裏之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

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翳常終隱匿不使人知門人皆號夫子

於家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

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

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

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

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

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

曾入城市太守謁煥

謁姓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煥巴郡墊江人一云江州人見汝南紀風俗通作煥

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

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九

十三謝承書云扶畢志衡門死葬北郭號曰北郭先生

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江為武威

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焉案南陽有析縣前漢屬宏農鄧元音持益反顏籀音先歷反字從木不從手

曾孫國為鬱

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

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象事東平虞叔

雅曰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為諺云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門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雲卿名倉什邡人仲平名晏巴郡安漢人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

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

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國語

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已底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曰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

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集解惠棟曰前書論云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又注謂之幸左傳幸作賞牆隙而

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

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貲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集解惠棟曰季齊一作季高見抱朴子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

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

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

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

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羅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

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

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蓍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集解沈

欽韓曰隋志曰詩緯孝經緯為雜識而曰河圖洛書足七緯之數

志云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攷九經注疏及類書河

圖多見引而洛書絕少祭祀志云光武案河洛讖文又引洛書甄

曜度是河洛在漢為讖緯正文其後鄭萌合併諸讖緯又經梁隋

明禁散已殆盡章懷有所不知遂曰詩孝經合為七緯也先謙曰

官本脫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

星字天封大狐是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南陽

府唐縣西北有大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
狐山亦曰壺山

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

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

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

甄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

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

徵不行卒李昺謝承書曰炳字子然鄧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

於家也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

應舉茂才除召陵令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

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

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瘠服閒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

曰郎宗李昺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已補察

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

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曰爲京師有大

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上博士徵宗恥曰占事就徵

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陳留楊倫見儒

遁去終於家子頤自有傳東平王輔六人謝承

後漢書八十二上

十三

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曰道自娛辟
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曰病遜安
帝公車徵不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年順
行卒於家

帝策書備禮玄纁微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
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曰禮屈帝怒謂英曰
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曰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
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
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
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晏然自得不易

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
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
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

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

月致羊酒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常
已八月致羊二口酒二斛

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

壇席

集解通鑑考異曰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君設壇席及瓊

為光祿

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

瓊傳異

知其不必在四年也沈欽韓曰案袁紀永建二年英與黃

瓊賀純

楊厚俱徵英既至天子為設壇席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

將而范

書瓊傳則刪去樊英云瓊與賀純楊厚同徵至李固書曰

樊英為

比此通鑑所引致疑也考厚傳曰永建二年特徵而瓊傳

有稱疾

不進之文未必與厚同時詣闕又瓊疏云永建已後訖於

今日則

其時已非永建可知帝紀陽嘉三年詔曰久旱京師諸獄

皆勿考

瓊傳三年復上疏應即陽嘉三年據帝紀連有災異唯陽

嘉改元

為甚則瓊兩上疏皆陽嘉時事曰此觀之英召自在永建

四年設

壇場事不相妨也袁紀云二年此傳在三年四年之間袁

紀於始

便竟其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傅之禮延

事實在

四年也

問得失

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為光祿大

夫賜告

歸集解惠棟曰英別傳云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言中郎

還家也

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

祠曰中

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集解通鑑胡注有詔譬曉

英初被

詔命僉曰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曰

爲失望

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

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日子之出能

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曰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

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

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

變災異復於常也集解惠棟曰洪範五行傳京房易妖占皆有變復

之術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

也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

奉祭祀禮無不答

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

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

於家孫陵靈帝時曰詔事宦人爲司徒

集解錢大昭曰案紀中平五年永樂少府樊陵爲太

尉非司徒也傳誤沈字曰此傳稱陳郡卻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魯陽人靈帝紀注陵胡陽人亦誤陳郡卻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集解沈欽韓曰太平廣記英別傳云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

妻怪問其故英曰却生道遇鈔賊却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

還云道遇賊賴被髮老人相救得全御覽三百七十

三英別傳云卻巡字仲信陳郡陽夏人能傳英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趨舍時有未純

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已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

易曰方目類聚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

毀最甚李固朱穆等已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已然

也然而後進希之已成名世主禮之已得眾原其無用亦所已為

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已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

乎禮樂適末或疎文章雖美時做則不用也及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其陶摶神藻心性使

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

可已數而或者忽不踐之地除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

跡求也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為用也亦明矣至乃諛諛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

棟曰魯語季文子曰且吾聞已德榮為國華也已為力詐可已救淪做文律足已致寧平

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

前書大人賦曰雖濟

萬代不足曰喜

孟軻有言曰曰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終

後漢書八十二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上校補

方術列傳上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集解惠棟曰至又注至於

下吳案中候考河命云至於下稷鄭元云稷讀日下廂之廂日

西之時易今案辰說文本作廂解云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

稷書無逸自朝至于日中吳釋文吳本作仄易豐卦日中則吳

釋文孟本作稷吳字見唐石經承用最久說文矢傾頭也日西傾

吳穀梁作稷吳字見唐石經承用最久說文矢傾頭也日西傾

故頭亦傾亦會意字小徐繫傳矢部已收入前書董仲舒傳周

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顏注昃亦吳字是唐初反呂吳

為正字矣昃或作曷吳或作吳又宋呂來相承俗字

鈐決之符注有却敵執遠之符官本注却誤却皆所曰探抽冥蹟參驗人

區注小爾雅曰官本注小作按非

元氣注河圖曰元氣闔陽為天官本注闔作關今案惠氏補注謂闔當作闔是所據北宋本亦作闔

惟毛本為長矣然闔闔同義似乃異文非誤字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論語孔子之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注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曰

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

官本注翁皆作君誤案前書郊祀志李少君病死未官拜文成將軍者齊

人少翁也然少翁史不言何姓注言少翁拜文成將軍抵側擊亦未復冠姓則上李字本衍文或遂並譌為李少君耳

也案秦策抵掌而談章注抵據也

任文公傳巴郡閬中人也注閬中今隆州縣

已詳公孫述傳父文孫集解

惠棟曰至文公為文孫弟也

案子名文公父乃名文孫太謬此當從志

郭憲傳憲在位忽回向東北

官本同作面

含酒三撰

柳從辰曰漢魏叢書有洞冥記四卷

漢郭憲著王謨云憲曰撰酒一事降入方術好事者因為此記並託憲自序辰案御覽引書目亦有郭子橫洞冥記本傳不載

王說是也

許楊傳許楊

柳從辰曰御覽七十二引謝承書及本書楊均作陽

反乎覆陂當復集解王會汾曰案前書翟方進傳此下有誰云者

兩黃鵠六字

柳後辰曰御覽七十二引本書亦有此六字不知所據何本也

高獲傳與光武有舊官本舊上多素字

獲冠鐵冠帶鉄鎖官本鉄作鉄

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集解劉攽曰至曰字不可去今案劉說確

不知故獲謂其為主簿所欺也言獲聞者聞其事不必是聞其言主簿就有言獲固無由親聞之周說殊泥且如周說曰亦當

改白太守非有謀於主簿於文亦不當有主簿曰也

卒於石城柳從辰曰一統志獲墓在今貴池縣西南六十里

謝夷吾傳稍遷荊州刺史注常曰勵羣臣原注羣誤郡已正官本不誤

楊由傳廣柔縣蠻夷反注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文川縣

也官本注也字作西是

又有風吹削哺注哺當作柿柿原作柿已正官本不誤今案木柿之柿本从水果柿之柿本从市俗作

柿从市今皆譌作柿从市俗遂皆寫从市辯之不勝辯矣

李南傳丹陽句容人也注句容今潤州縣也今江甯府句容縣治

先吹竈突及井集解并神名吹簫女子柳從辰曰見御覽一百八十九引白澤圖語

向度宛陵浦里航官本航作旋

李邵傳有忠臣節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二引邵別傳不肯舉鄧豹為河南尹沈欽韓已補入鄧騭傳

段翳傳津吏搥破從者頭官本搥作槌同

折像傳何為坐自殫竭乎官本殫作單古今字

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注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官本注無之祿二字無復上後字人作入連復字讀

樊英傳七緯注七緯者至說題辭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說河洛七緯之外沈欽韓據隋志為說亦僅足備一說耳璇璣鈴鈴原作

鈴解題同據鄭君緯說正官本注不誤刑德放官本注放作收非記歷樞解題記作紀鄭君作汜章懷他注亦引作汜獨此注

官本亦作記本無定字故仍不改汴圖徵官本汴作叶古字通用

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官本術藝作藝術

李昺注炳字子然

官本注炳作昺案炳昺雖同字以字子北海郎然推之从火爲長疑謝承書本作炳也

宗注前比徵命

官本比作此案前比徵命者謂前徵之比又徵之也非誤字各致嘉禮各原

依錢校正官本注不誤

諸公聞之上博士徵

官本注上上有表字案史文言上卽是表上其事不敘載

其所上辭者不須定言表也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官本若作也連上讀

所言多驗

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英別傳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于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

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

妻遣婢拜問

官本婢上多奴字

英下牀答拜

官本答上有將字

賒無用之功注子言無用

官本注無子字

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官本注無

始夫地非不廣且大也

官本注無且大二字

人之所用容足耳

官本注人上多且字

用上多欲字

然則側足而墊之

官本注無側足二字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召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誅皇

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陽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

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集解沈欽韓曰隋志道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不云

唐檀蓋別一人

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

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公

沙山在平度州北十八里相傳漢公沙穆居此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

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

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

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萊山在

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

集解惠棟曰魚豢致產典略云桓帝時

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曰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

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曰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

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

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集解劉攽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後舉孝廉已一人字先謙曰此事與朱穆同疑因名同而誤記也

高第爲主事遷繒相

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東時繒侯

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佞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曰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旣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曰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

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

知名

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尙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紹字子起孚字允

慈格字允讓達字義則樊字義起案公沙孚事別見荀爽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曼字甯方

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

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

集解惠棟曰魯相臧仲英數有怪季山卜之言家有老青

狗遺御者益喜歸殺之

因斷見風俗通怪神篇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

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

集解惠棟曰孝經援神契云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

弓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集解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卽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周

壽昌曰焦贛易林許峻易新

林並見隋唐志何說不可曉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

始拜郡

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緄時爲議郎錢大昕曰事見怪神篇

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

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

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召南陽宗資為討

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曰賊屯

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集解

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

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吳越春秋計硯云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沈欽韓曰續志城陽郡已省旁郡亦無安陽縣錄謂天門地戶也

僅一縣注雜取旁郡以充五陽之數非也此必地勢合於陰陽納

甲者不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曰討

之資具曰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道甲教曰時進兵一戰破

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

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已全勝熲從之果已破賊於是已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已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尙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集解惠棟曰案魏志登內黃人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集解惠棟曰任昉文章原始曰連珠楊雄作

稍遷侍中

集解洪亮吉曰蔡邕傳熹平四年議郎韓說則說蓋自議郎遷侍中

光和元年十月說言

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

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

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

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云安字

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安祖見儒林傳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益部耆舊傳云扶發辭抗論益

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

集解惠棟曰益

部耆舊傳云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左馮翊

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

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進表薦扶云資

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

扶私謂太

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

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

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喪秋豪之善貶纖

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

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瑕類乎密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集解錢大昕曰蜀志密作必忘字子勅當取謹忘之必世俗借用堂密字惠棟曰謝承書云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采毫毛之善又谷永引周書記功忘過宜爲君王

郭王者廣漢雒人也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玉字通直新都人也

初有老父不知何出

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

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廣漢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乞食人

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於世

後

也音直刃反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診鄒氏音文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

弟子程高尋求積年

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

側之術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玉明方術伎妙用鍼作經方頌說沈欽韓曰六微三陰三陽之脈候也素問有六微旨大

論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與人相應

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

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

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

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

服變處一鍼卽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

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集解惠棟曰古醫意同音故亦同訓隨氣用巧鍼石

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

處尊高已臨臣臣懷怖懾已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

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

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

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已恐懼

之心加目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已為不
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

佗音徒何反

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遊學徐土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曰為仙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

齊音才計反集解惠棟曰王勃

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思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

授湯湯思九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思九師以授文王文王思九師以授醫和

醫和思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思九師以授華佗心識分銖集解沈欽韓曰陶隱居

人定立章句思九師以授華佗心識分銖集解沈欽韓曰陶隱居

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集解先

本此下有裁七八九四字係依南監本轉刊魏志佗傳原作七八

壯壯乃專就灸言今范史鍼灸合言止言其處略去灸數鍼候則

此裁七八九四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已酒服

字明為誤釋矣

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

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他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
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
膝裏上有瘡瘻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
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大頭
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大不能行復令步人
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解腹
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
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
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
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
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巾候視諸脈盡出五色
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
覆汗出周巾飲以亭厯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
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漬灌云當滿
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
蒸出汗疹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是
脾半腐可剝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
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集解
劉放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
咽喉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齋甚酸詩義疏曰蘋蘩水
也之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慘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總志
及本草並作蒜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者字在浮萍下無謂下

之字引劉攽曰注頻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沈欽韓曰陶宏景藥總訣云越店蒜薤乃下蛇之藥卽是指此云辨蕭誤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已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卽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日並起者也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召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說此事云是李通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人有病脚蹠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調如引繩也

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

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

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

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曰活人集解惠棟曰佗別傳云佗以線

為書表衷中有秘要之方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後太祖愛

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初軍吏李成苦歎晝夜不寐佗曰為腸

海殺華佗令此兒殭死也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

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

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慙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

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

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集解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當有一病字佗語普曰人

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

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鸛顧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鸛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引挽腰體動諸

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關節曰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

曰猿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

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曰除疾兼利蹶足曰當導引體有不

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

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

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

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曰漆葉

青麴散佗別傳曰青麴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

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

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麴字相傳音女康

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集解劉放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

本字惠棟曰麴抱朴子作藜云漆葉青藜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

後漢書卷八十二下

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沈欽韓曰本草圖經陳藏器云青麴一名

黃芝一名地節此即萎蕤一名地黃極似偏精者名歸精補用不

去三蟲輕身不老惟有三蟲不可服藥方家謂黃芝補益之功益精

可同漆葉屑一斗集解錢大昕曰斗當依魏志作升漢青麴十四

兩已足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

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麴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

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

歲行客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

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集解

惠棟曰冷水經注作靈案冷當作冷又唐虞博物志作唐書常

屈頸鵝息鵝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鵝毛萇注曰鵝雉也山海

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

罔家罔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

小黃縣寄書與罔罔發視之惟有履存

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

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莢

易曰枯楊生莢注云莢者楊之秀也葉解惠棟曰搜神記以為楊柳

二人相

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曰東流

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故炳東

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同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

百姓未之知也炳乃

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懔

梧枝也懔忙也葉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支鼎

炳笑

不應既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作知

者誤也葉解惠棟曰搜神記和作許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

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

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

療疾云葉解沈欽韓曰永康乃吳赤烏八年所立屬東陽水經注作永寧寢宇記婺州永康縣東五十里金勝山有趙炳祠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

葉解惠棟曰趙明誠云費有兩姓其一音祿姬姓出於魯季友其一音蜚鳳姓出於伯翳

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禪曾之徒是其後也姓氏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禪曾

爲市據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集解先謙曰水經汝水注王

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因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已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爲扛音

江翁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

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也願念翁乃斷一青竹度

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也已爲縊死大小

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曰杖投葛陂中也

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葛陂方數十里水

物含靈多所苞育李吉甫云周迴三十里又爲作一符曰曰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

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曰杖投陂願視

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

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

集解惠棟曰許

慎五經異義云謹案春秋稱公社今民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位上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

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

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遽來而逢長房謁府君集解錢大昕曰漢人稱太

守爲府君然敘事之文當從其實此傳多采鄙俗小說未及釐正若東海君葛陂君之稱豈可穢正史乎惶懼不得退

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

龜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曰敕葛陂

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曰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

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

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

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

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敕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

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集解劉攽曰又嘗坐

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鮮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

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眾鬼所殺

割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

今曹州縣句音

日御覽三百七十三許達別傳云割子訓齊人漢武內傳云割遠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

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

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

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

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

取乃實兒也

集解惠棟曰黃朝英云軒渠者欲舉其身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眾小水將達而

不口也軒渠之義如字

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

信焉

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夫婦共往掘視所埋死兒窆器中泥兒長六寸許耳

於是子訓流名京師

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

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

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目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

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曰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莫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

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顧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集解官

本考證曰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惠棟曰案搜神記乃正始中事也又釋名云摩挲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潘岳關中記云秦

爲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相謂曰適見鑄此

已近五百歲矣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集解洪亮吉日案銅人

遷霸城南已屬魏文帝黃初後事此見訓者當在魏晉時非建安中也范史推言之可也而注乃泥定始皇至建安時年分云四百

二十餘年誤矣願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劉先生

小住竝行應之

竝猶且也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

集解錢大昕曰方術一篇如徐登趙炳刺子訓左慈壽光侯及劉根事皆見搜神記彼記云根

字君安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而傳以爲愚川人似
誤獨行傳之范式陳劭諒輔列女傳之樂羊子妻叔先雄亦皆取
諸搜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曰根
神記

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
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
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
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
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
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
知在所集解惠棟曰根別傳云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
中崢嶸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
尺顏狀如
年十五時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

集解惠棟曰漢武內傳云封君
達入元邱山臨去以五嶽眞形

圖傳左

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

所少吳松江鱸魚耳

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

當略議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

元放於下坐

皆誤連近人則并加水傍作淞矣

可得也案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

應曰此可得也因

者明放皆當作慈先謙曰據劉說正文無元字

求銅盤貯水曰竹竿餌釣於盤中

出操大拊掌笑

案劉放曰案文

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

操使目前餽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

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

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

劉放曰後操使蜀

反案文少一自字

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

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饌悉亡其酒脯矣

饌猶肆也

懷不喜

喜音許
吏反

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

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

集解劉放曰案
文當作走入

操知不可得

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

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

言何遽如
許爲事

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

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卻
儉等事曰穎川卻

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

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買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

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

不鳴視狼顧呼吸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芳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

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

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

通范氏增損東觀一代自謂無惑良直而王喬鬼履出
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

計于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曰

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集解惠棟曰
仲長統昌言

云制子訓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或曰計子勛即制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

集解劉放曰必縣人案必當作密惠棟曰仲長統昌言云昔密縣有卜成者身游九山之

上放心不拘之鄉抱朴子亦作卜成云河南密縣人也沈欽韓曰亦見博物志及抱朴子至理篇彼作卜成案廣韻以上成爲複姓蓋誤上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

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集解惠棟曰博物志

云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河南密有成公至今密縣傳其仙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抱朴子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其父祖及見卜成成仙昇天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天下神人五一曰隱淪

奴辜能變易物形曰誑幻人又河南有

麴聖卿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麴姓出西平漢有麴演博物志云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

善爲丹書符劾厭

殺鬼神而使命之

集解惠棟曰古有劾鬼法故淮南本經云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云鬼恐爲

書文所劾故夜哭然則劫鬼之法不始於東漢

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

編姓也盲意名集解惠棟

曰編姓永平時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

有治歷郎編所壽光國名光武封更始子龜為壽光侯又北海王普初封壽光侯

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舉其爵下云侯為効之侯復効之可證注

以壽為姓之誤惠棟曰見魏文帝列異傳洪頤煊曰葛洪

神仙傳引此作劉憑以軍功封壽光金鄉侯范史無其人能効百

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

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

夏枯落見大地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集解

曰問之案文當作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

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

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集解惠棟曰干寶謂

事相類甘始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陽封君達集解惠棟曰神仙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

入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膏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

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

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

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

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鬪腰帶割玉刀時悔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

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膏尾鼓如遊行

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執而可嗽余時問言盡可試不言是藥

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

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樂大之徒也

集解惠棟曰列仙傳云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

導之事取精於元仙傳云容成公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藝文志

云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云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

之爲十卷錢大昕曰元放左慈之字慈事已見前此元放二字衍

也曹操不稱姓亦脫文自左慈以後中隔計子動上成公解奴辜

張貂等數人皆不與操同時不當遷承其文又注吾本師姓韓字

雅裴松之注魏志引辭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騰

道論云姓韓字世雄君達號青牛師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

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

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

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

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集解劉攽曰注連年請求

生

生

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連年請於女生求見授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集解惠棟曰即郝儉也傳寫訛為郝耳博物志云陽城郝儉字孟節又云

王使郝孟儉領諸人王即操也與傳同則孟節為潁川人王真年非上黨也漢武內傳云王真師事劉子訓孟節師事真

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

行胎息胎食之方噉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

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噉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

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噉咽

如在胎之中噉音朔集解劉攽曰注習噉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

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

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安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集解惠棟

曰漢武內傳云魏武帝為第舍使領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

北海王和平集解惠棟曰案典性好道術自云當仙濟南孫邕少

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

悉已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解尸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左與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終

後漢書八十二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二下校補

方術列傳下唐檀傳其禍發於蕭牆注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公沙穆傳學者自遠而至

侯康曰金樓子全德志序曰北海公沙門人成市

曰貨求位吾不忍也注語之言

至

告語言猪實病

案文注兩言字皆云之謬

遷緇相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

官本注承作丞末有也字

傲很放恣

官本很作很案字書分很很為二字音讀各異而說文有很無很本書蔡邕傳然卓多自很用義亦與很同左

傳傲很明德字仍作很則很自即很之異文

於是暴雨既霽

官本暴雨下多不終日三字案不終日疑本注文所以釋暴雨誤入正文故為毛本所無也

年六十六卒官

柳從辰曰一統志穆墓在今平度州北公沙山陰

許曼傳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

官本少將字

郭玉傳學方診六微之技

官本微作微非

陰陽隱側之術

官本隱側作不測今案隱側謂

隱以探之側以求之窮陰陽之變化即診候也雲笈七籤云子欲為變化當得隱側圖

此其所已為不愈也官本無

華佗傳鍼灸不過數處灸原講灸依魏志佗傳改官本作灸亦誤集解先謙曰至明為

誤屨矣謹案官本裁七八九李廣芸據南監本九乃作九疑指艾丸錢大昕則謂九仍當從魏志作壯顧范言鍼灸不

過數處本合魏志佗傳若當灸不過一兩處若當鍼亦不過一

兩處併言之也九作九固同是誤字即作壯亦是單承灸言非

於裁上更補灸處二字則文義亦不相接直是衍文耳子迪慶曰灸本通作久古讀舉友反與九同音裁七八九乃裁七八

灸之謂是亦可備一說

一月之間皆平復注長三尺所官本注所作許案古文許所同音

所而無童子官本注童作瞳古今通假詩伐木許說文引作伐木

因當剖破腹官本因作應今案魏志佗傳本作佗云君病深富破

治故不欲其必除此病也作應雖可通然與當字義複

為人性惡難得意案字書引後漢華佗傳說云多所不可曰性惡

不可乃憎惡之惡應讀烏路反字書列於入聲下亦誤

操不從竟殺之

柳從辰曰一統志佗墓在今銅山縣南有碑題曰後漢名醫華佗墓志又載佗墓在今項城縣東六

十里與河南通志同則不知孰是異墓也

佗不强與

官本作佗亦不强與魏志文同

普依準佗療集解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當有一病字

官本附刊劉說

案文下多不全兩字

病不能生

官本能作得與魏志文同

授呂漆葉青麴散集解沈欽韓曰

至此即萎蕤

柳從辰曰本草萎蕤亦名玉竹

徐登傳又趙炳字公阿注抱朴子曰道士趙炳

柳從辰曰今抱朴子至理篇趙炳炳

作明文亦與章懷所引略異炳炳同字明疑即炳之譌

樹即生黃注注云

官本注注云上

炳東入章安注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

今台州府臨海縣東南一百十五里

爲立祠室於永康

官本室作堂

費長房傳而逢長房謁府君

官本謁上多爲字

長房復令就太守服

官本服下有罪字今案魅僞作太守章服逢長房解去長房令仍就太守服爲人形乃可

叩頭持札必復令就太守服者所以正魅之罪也若既令往就太守服罪而又殺之似於說轉室矣惟范史於華佗傳後附入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頗涉容成等術此下若徐登者費長房者薊子訓者劉根者或以巫術治疾本皆附及其文絕不類

蔚宗蓋後人援楮少孫補史之例依倣范例妄有附益故文中多漢後郡縣名而薊子訓與後計子勳複出不覺也觀蔚宗於

傳計子勳以下其文皆甚簡與傳冷壽光等三人同王喬見履左慈羊鳴史通所譏然如結以或云及書司空曹操皆具史法而

薊子訓與費長房傳何其荒誕蕪累耶又計子勳等傳亦因左慈傳附及非自爲傳也編目錄者失之耳

赦汝罪

官本罪上有死字

或一日之聞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

柳從辰曰葛洪神仙傳長房有神術能縮

地屢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傳其父母悲號怨痛

官本悲作驚

時有百歲翁

官本有上多或字

已近五百歲矣

官本已上有而字

劉根傳皆返縛在前

官本返作反是

不知在所

官本在所

集解惠棟曰

至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崢嶸

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

嶸從辰曰神仙傳作入嵩高山石室碑

入二字今案上言入下止可云中不可云上兩書文字皆有脫

誤嵩高山有太室少室此亦不辨何指根別傳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此九字句自不誤東或本區之謫崢嶸

左慈傳皆長三尺餘

時珍本草亦云長數寸安得皆長三尺餘乎

案淮上鱸魚有長近尺者無四鰓鄭谷詩一尺鱸魚新釣得見

孫吹火荻花中是也松江鱸魚則固無甚長者銅盆注水而引出三尺餘大魚於說亦

室三尺疑當作三寸

行視諸鱸注鱸猶肆也官本猶作酒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

則但作盧頗猶引郭璞云盧酒盧鱸鱸鱸鱸盧古書通用非異字鱸本酒鱸非即酒肆故顏籀亦不用章說章懷謂鱸猶肆語

自無病不必
改從韋也

遂莫知所取焉注議郎安平李覃

官本厚作章

解奴辜傳又有編盲意

官官本文注皆作育

注盲意名

官本注意譌音

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

官本無後字

甘始傳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集解錢大昕曰

至不當遙承

其文

案甘始等本因傳左慈而附及非別爲傳說已具前此言元放言操亦本皆直承慈傳言之非有誤也

君達號青牛師集解劉攽曰

至求見授

爲文案原注女生二字連下爲文但未字譌耳或卽末

字也若如劉說則是君達雖連年請於女生求其見授並告以節度而女生之授否告否仍未可知恐非